

英语对香港书面汉语句法的影响

——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变化

石定栩 朱志瑜

摘要: 香港是语言多元化的社会。英语在香港一直享有“强势语言”的地位。在英语的影响下,香港书面汉语发生了显著的变异,除了“语码混用”外,还借用了不少英语词汇,改变了某些句法结构。一种很突出的变异现象是词汇的转类,即形容词或名词作动词,名词或动词作形容词,不及物动词作及物动词,非谓形容词作一般形容词,等等。造成这种变异的原因是多重。从语言内部来说,英语语序对汉语语序的影响和干扰是重要原因,而翻译是造成这种变异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 语言接触; 变异; 语序; 词汇转类

Abstract: Hongkong is a multi-lingual society. English has been the “prestige norm” in Hongkong. Obvious deviations have been observed in Hongkong written Chinese, which, apart from code-mixing, has borrowe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English words and seen some changes in syntax. A particularly remarkable deviation is the shift in word function, that is, adjectives or nouns function as verbs, nouns or verbs function as adjectives, transitive, intransitive verbs, and so on. The causes for this deviation are multiple. Linguistically speaking, the influence and interference by English word order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uses. Translation facilitates such deviation.

Key words: language contact; deviation; word order; shift in word function

(一)

香港向来是个语言多元化的社会,目前的状况是“两文三语”,即书面语是中文和英文,口语是粤语、英语和普通话。九七回归之前,英语的唯一官方语言地位持续了100多年,在行政、立法、司法、教育等领域占据着支配地位。直到1974年,中文才被接纳为官方语言之一。即使是这样,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凡是遇到法律文字上的争议,英语文本仍然是裁决的最终依据。香港从70年代起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金融和商业中心,英语的地位又发生了变化,逐渐

演变成人们在许多领域进行交际时不可或缺的工具。英语在历史上是殖民地精英阶层的标志,现在则成了一种“成功的语言”,成为事业成功的先决条件。英语在香港一直享有“强势语言”(prestige norm)的地位。

不同语言长期而稳定的接触势必会引起语言的变化。同一个人在日常交际中经常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总会产生“干扰”(interference)或“转移”(transfer),即一个语言系统的某些成分进入另一语言系统。这种干扰或转移就个别人来说,也许是偶发的,没有规律的,而且带有个人特征;但对使用双语

或多语是整个社区来说, 干扰或转移会对语言产生积累性的影响, 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引发新的语言习惯和规则, 并可能确立新的语言使用标准。因语言接触而引起的语言变化会影响到语音、节律、形态、词汇、句法、语义和语用等各个层面(Romaine 1995:53-55)。就书面语法而言, 最易受影响的是词汇, 形态次之, 句法则最不易变化。

英语对香港汉语词汇的影响十分明显。除了在汉语中直接夹用英语单词和使用英语缩略词外, 大量使用英语音译词(如波士、贴士、多士等)和意译词(如灰色地带、新鲜人、割喉式等)也是显著特点之一。

语言的各个层面不是彼此隔离或相互独立的, 因此英语对汉语的影响不会仅仅局限于词汇这一个方面。香港地区使用的汉语在英语(当然还有粤语)的影响下, 在句法上也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以规范汉语的标准来衡量, 这些变化不能不说是一种变异现象。语言接触对句法影响的显著表现之一是语序的变化或变异, 有关文献中对此有过不少论述(如 Romaine 1995:55, Hoffmann 1991:97)。香港书面汉语的语序变化不小, 进而造成了词汇的转类现象。

本文拟考察香港书面汉语句法的一种显著变异, 即汉语词汇受英语的影响而发生的转类现象。使用的语料来自香港三份影响较大的报纸《星岛日报》(以下简称X), 《东方日报》(以下简称D)和《明报》(以下简称M), 收集时间是1998年9月至11月。

(二)

词的转类现象在香港的报刊汉语中十分突出, 主要表现在这几方面: 形容词、名词(名词短语)用作动词; 名词、动词用作形容词; 以及动词、形容词用作名词。不少转类现象可以归因于英语语序(通过翻译)对汉语的影响和干扰。

1. 名词用作动词

汉语是非形态语言, 在划分词类, 尤其是实词(名词、形容词、动词)的类别时, 应该采用什么标准一直是个难题。目前大多数语法学家都主张划分汉语词类的“唯一标准是句法功能”(胡明扬 1996:44), 因为词类划分归根到底是为句法分析服务的。所谓“句法功能”是指分布特征, 不但包括短语组合功能, 也包括句子成分功能。词类就是根据词在句法结构中表现出来的共同功能特点而划分的。虽然语言是“社会现象, 跟物理现象不一样, 不那么干净、整齐”(吕叔湘 1983:3), 在划分汉语词类时, 无法处处做到“一刀切”, 总会出现一些“中间状态”的词, 就像“工作”、“学习”那样, 既是名词, 又是动词, 只好算作兼类。不过, 对绝大多数汉语词来说, 依据句法功能是能确定词类的。

汉语名词的语法特征可以归纳为: a. 可以受数量词修饰; b. 一般不受副词修饰; c. 主要句法功能是充任主语和宾语, 也可作定语。部分名词可作谓语和状语。换句话说, 大多数名词的特点是不直接充当谓语, 更不能带宾语。而香港报纸上这两种用法都很常见, 也就是名词转类做动词了。请看下面的例子(例句后的编号表明出处, 包括报纸、版面及日期)。

(1) 他们周一清晨叫醒总理内塔尼亚胡, 简报这次袭击。(X/A6/10/10/98)

(2) 父母没有必要把第三者标签成罪大恶极的坏人。(M/D7/19/09/98)

(3) (今日西方的教育) 错把老师当作艺人, 要娱乐学生。(X/D7/26/10/98)

(4) 双方共识尽量不会把大学范围内的教职员宿舍发展成商住楼宇。(M/B12/18/09/98)

(5) 首先要低调自己。(D/A20/31/10/98)

例(1)直接译自国外电讯, 句中的“简报”来自英语动词 to brief。其余四句虽然不是译文, 却显然套用了英语的词语或句子。如例(2)很容易使人联想起 to label somebody as... 这

样的结构。例(3)的内容和话语环境也不能不让人想起英语的 to amuse 或 to entertain 来。

“共识”和“低调”分别译自英语名词 consensus 和 low key。这些汉语词在上述例子里都用作动词，而且都带了宾语。按照规范汉语中的语法特征和句法功能，它们都应该属于名词。其中“标签”是表示事物名称的具体名词；“娱乐”是表示日常活动的抽象名词；“简报”、“共识”和“低调”都是“形容词+名词”的偏正结构，应该算复合名词。

当然，名词和动词之间并没有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但也不是所有名词都可以随便当作动词用。以例(2)中的“标签”为例，该词是具体名词，是名词这个类别中的典型成员，是最不容易转换为动词的。根据“名词功能游移”(functional shift)理论(张伯江1994:339)，名词中的典型成员(如具体名词)稳定性较强，发生功能游移(即名词用作其他词类)的可能性较边缘成员(如抽象名词)要小。而且名词转类的可能性与活用形式的可接受程度也有区别，可以归纳出如下的等级排列(李宇明1996:7)：名词 > 非谓形容词 > 一般形容词 > 不及物动词 > 及物动词。等级排列左边的词类可以向右边发生功能游移，相邻项目之间的功能游移较为自然，距离越远游移越不自然。由此可见，“标签”作为汉语名词的典型成员本来就较难发生转类；即使发生转类，也是用作非谓形容词或一般形容词的可能性较大，而作及物动词的可能性最小，可接受程度也最低。label 在英语中本是名词，但可以不发生任何形态变化而直接转作动词。在香港，“语码混用”(code-mixing)现象十分普遍，经常可读到或听到在粤语里夹用英语单词的句子，如“你唔好随便 label 人啦”(不要随便给人下结论)之类。如果从语码混用回到粤语，把 label 按名词的词义译成“标签”，按动词的用法放在宾语前面，对香港人说来是很自然的事情。

2. 名词短语作动词

汉语中以名词作定语，动词为中心词的偏正短语，是名词性的(胡裕树1987:348)。因此“私人访问”、“官式访问”、“政治干预”、“性侵犯”都应该是名词性短语。在下述句子中，它们却被用作了动词：

(6) 前港督彭定康来港，私人访问四天。

(D/A19/18/09/98)

(7) (他)官式访问外地。(M/A2/12/11/98)

(8) 英政府不宜政治干预引渡皮诺切特事件。

(X/A6/23/10/98)

(9) 教职员因性侵犯学生而被解雇。

(D/A24/21/09/98)

这几个短语都是译自英语的外来语。例(6)中的“私人访问”(private visit)和例(7)中的“官式访问”(official visit)后面分别以时间名词(“四天”)和处所名词(“外地”)作宾语。例(8)中的“政治干预”(political intervention 或 to intervene politically)后面的宾语是个名词性偏正结构，由动宾结构“引渡皮诺切特”作定语修饰名词中心词“事件”。例(9)中的“性侵犯”(sexual assault)后直接带名词宾语。由于这四个名词性短语在句子里带上了宾语，整个短语也就用作及物动词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变异。当然，还可从另一角度分析这种用法，短语里中心词前的成分可以看作是名词(或名词性成分)作方式状语，修饰后面的动词。问题是现代汉语中除了时间词、方位词和处所词以外，能不加“地”而直接作状语修饰动词的名词很少(吕叔湘 1984:17-18, 刘月华等1983:30, 32-33, 36)。随着语言的发展，名词直接作状语的现象有所增加，但无论把名词的范围放到多大，现代汉语中可以直接作状语的名词仍然是少数，应该是可以列举的(孙德金1995:91)。因此，即使把“私人”、“官式”、“政治”、“性”当作方式状语，从规范汉语的角度看，也还是一种变异的用法。

3. 形容词用作动词

汉语形容词的主要句法特征是：a. 可受程度副词的修饰；b. 一般不能带宾语。在一定条件下，少数形容词可以带名词或名词短语作宾语，主要是所谓的使动用法。根据李泉(1996:182)的统计，在所有“形+宾”结构中，形容词的使动用法(“繁荣经济”)约占66%，是大多数。其他几类“形+宾”结构包括“形+自动宾语”(“黄了几片叶子”)，“形+意动宾语”(“重利轻义”)，“形+对动宾语”(“热心环保事业”)，“形+比较宾语”(“大我五岁”)，“形+存现宾语”(“文坛上活跃着几位青年作家”)。下述各例中的谓词原本是典型的形容词，可是都带上了宾语：

(10) 她明显恼怒莱温斯基。

(M/A16/20/09/98)

(11) 百分之十五的人说害羞购买(某物)。

(M/A17/06/11/98)

(12) 他不忧虑和平而理性的游行会出现混乱的场面。

(D/A20/01/10/98)

(13) 我非常荣幸可以从事研究。

(M/A4/15/10/98)

(14) 很遗憾案中被绑架受害人未有向港警报案。

(X/A14/26/10/98)

(15) 现在的同学都好奇她在实用学校的过去。

(M/A2/26/09/98)

(16) 他很投入物理研究。(M/A3/14/10/98)

(17) 富裕国家善财难舍，吝啬捐助。

(X/B10/17/10/98)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形容词在带宾语时，都不牵涉使动用法；而且除了例(14)属于“形容词+对动宾语”的用法外，其余都无法划归上述“形+宾”结构中的任何一类。与规范汉语形容词带宾语的规律相比，这里的用法显然属于变异。

例(10)中的“恼怒”在规范汉语中能带宾语，可以说“一句话恼怒了他，再也不跟我说话了”，但这是使动用法，意为“触怒，

激怒，使……恼怒”，与“她明显恼怒莱温斯基”中的用法完全不同。例(10)的意思是“她明显因莱温斯基而感到恼怒”，显然译自 be annoyed (或 irritated, angered) with / by 这类结构。其余几例的结构也基本上属于“因……而害羞(忧虑、荣幸、遗憾、好奇)”这一类型。类似的说法在英语里一般用形容词(如 ashamed, anxious, sorry 等)后跟介词短语或 that-从句来表达，英语的影响在这里显而易见。又如例(16)中的“投入”一词，能用作及物动词，表示作为投资放进去，如“投入精力，投入人力、物力，投入资金”等，也能兼类作形容词，表示集中精力，如“别太投入了”等。这后一种用法不能带宾语。在例(16)里，表示集中精力的形容词“投入”又带上了宾语，但语义和选择的宾语都和原来的及物动词“投入”不一样。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一般形容词可以受程度副词修饰，比如可以说“非常繁荣”，“很红”等；但带宾语的形容词则不能受这类副词修饰，不能说“非常繁荣了国内市场”，也不能说“很红着脸”。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形容词带宾语后已失去了形容词的基本特征。在例(13)、(14)、(16)这几句中，形容词一方面受程度副词修饰，一方面又带了宾语，“非常荣幸……”，“很遗憾……”，“很投入……”后面还跟了一长串东西，同标准汉语的用法相差就很大了。

4. 名词和动词作形容词

无论从语言的历史发展还是从共时的功能分布来看，都有理由认为“名词和动词是两个最基本的词类”(张伯江1994:342)，其他词类多半是从这两个词类分化或发展而来的。这在形态语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以英语为例，许多形容词是从动词或名词派生而来的，如名词加后缀 -ed, -ful, -al, -able 等构成形容词，动词加 -ed, -ing 等形式构成分词型形容词。同一词干加不同词缀，词义和词类就会发生变化。而汉语作为非形态语言，词

类和词义转变须依靠词汇手段。在移植和翻译英语形容词的过程中，有时候只是将名词或动词词干译了过来，却未能用相应的汉语词汇手段表达词缀的意义，这很可能是香港书面汉语中以名词或动词充作形容词的起因。如用“力量的”来表示“强有力的”，就是受英语形容词 powerful 的影响而造成的 (Li 1996:143)。类似的用法在香港报刊上相当普遍，下面是一些信手拈来的用例：

(18) 电视和电台广告太暴力。

(M/A6/30/09/98)

(19) 较为细节的问题 (M/A6/09/10/98)

(20) 创作无疑是很个人的事。

(M/E3/22/09/98)

(21) 最新民意调查结果异常分歧。

(X/A4/27/09/98)

(22) 他那年轻时尚的妻子

(M/A19/29/09/98)

在例(18)至例(21)中，“暴力”、“细节”、“个人”、“分歧”前面加上了程度副词“太”、“较为”、“很”和“异常”，具有明显的形容词特征。这些词在规范汉语中都用作名词，而名词和动词（心理动词除外）不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这是形容词与名词和动词的区别所在。例(22)中的“时尚”原来是名词，现与前面的“年轻”并列使用，也显然是用作了形容词。再看下列三句：

(23) 两名消息人士周四透露……。

(X/A6/26/09/98)

(24) 现聘补习教师一至两名，经验者优先。

(M/D8/29/09/98)

(25) 做个智慧的，有责任感的旅游者。

(M/D5/27/09/98)

香港的街头巷尾有不少提供私人辅导的小广告，以“经验教师”作为招徕顾客的口号，这种结构显然是英语形容词 experienced 用法的翻版 (Li 1996:144)。上面几句中“消息（人士）”、“经验”、“智慧”的用法似

乎同出一辙，源自英语形容词 informed (sources), experienced 和 wise, 但都译成了名词，置于名词“人士”和“旅游者”前作定语，或加上“者”构成名词。按照“者”字的语法特征以及上述句子的意义，加在这些名词和“者”前面的应该是形容词或动词，或者是形容词短语或动词短语（吕叔湘 1984:583, 《现代汉语词典》1996:1064, 1594）。所以例(23)和(24)中的“消息人士”和“经验者”可分别改为“消息灵通人士”和“有经验者”；例(25)中“智慧的”可改成“有智慧的”或“聪明的”。再看下例：

(26) 书中披露的事相当震撼。

(X/B9/27/10/98)

(27) 他感到十分侮辱。(X/A7/22/09/98)

(28) (价格)实在非常吸引。(X/B9/27/10/98)

(29) 本港市民的平均寿命可媲美其他发展国家。

(X/A9/17/09/98)

这里的“震撼”、“侮辱”、“吸引”和“发展”都是动词。在前三句中，这些词受到程度副词“相当”、“十分”及“非常”的修饰，显示了形容词的重要特征。除例(26)外，这几句均非译文，但句中“震撼”、“侮辱”、“吸引”和“发展”的用法明显受到英语形容词 shocking, insulted, attractive 和 developed 的影响。这些形容词的词干部分被翻译或移植了过来，但词缀部分的意义却遗漏了。例(26)中“相当震撼”可改为“相当震撼人心”或“令人感到相当震撼”；例(27)中“十分侮辱”应改为“十分受侮辱”；例(28)中“非常吸引”可改为“非常吸引人”或“非常具吸引力”；例(29)中的“发展国家”应改为“已发展国家”或“发达国家”。还要指出的是，“非常吸引”、“很吸引”这类用法不但在香港的报刊中非常普遍，而且在口语使用中也已经习以为常。

5. 动词和形容词用作名词

在现代汉语中，“动词和形容词向名词漂移是一种欧化语法现象”（胡明扬1995:387），

不少动词和形容词正处在向名词漂移的过程中。但动词和形容词向名词的漂移是有限制的，有些动词就不可能或不大可能兼名词，大多数口语动词、助动词，本身带文言介词“于”、“以”的动词，以及相当一部分动结式动词都是这样。不管欧化趋势怎么发展，在规范汉语里，像“承担”这类及物动词向名词漂移的可能性都不会太大。至于形容词，能兼名词的更少。据一项考察统计，包括性质形容词和非谓形容词在内的一千多个形容词中，能兼名词的仅占4.2%(胡明扬 1995:387)。这正说明了汉语词类发展的一个事实：谓词(动词、形容词)间的漂移比较自由，而谓词向体词(名词、代词)漂移却不那么容易(张伯江 1994:344)。然而，这条规律在香港书面汉语中似乎不太起作用，报刊上常有动词或形容词用作名词的例子：

(30) 准备第二份施政报告较第一份更具挑战。
(M/A10/16/09/98)

(31) (我)必须对市民有承担。

(M/A10/16/09/98)

(32) 两国由于克什米尔边境开火事件而令紧张升级。
(D/A3/12/10/98)

(33) 决策者需要特别具有敏感。

(X/A2/24/09/98)

“挑战”和“承担”在规范汉语中只用作动词，如“向我们挑战”、“前来挑战”；“承担义务”、“承担责任”等，未见有用作名词的例子。“挑战性”可作名词，比如可以说“更具挑战性”，但那是因为加了个名词性后缀“性”，整个结构已经名词化了。“紧张”和“敏感”能接受程度副词的修饰，是典型的形容词。在例(30)至(33)里，这些词都直接跟在“有”、“具有”、“令”这些动词后面做宾语，而能否“直接做‘有’的宾语”是判别名词的标准之一(胡明扬 1996:17)。“令”在例(32)中如用“使”字，意为“致使”，后面必带兼语(吕叔湘 1984:432)，如“令人兴奋”，“令人肃然起

敬”等等，因此紧跟在“令”字后面的成分也一定是名词性的。由此可见，原来是动词的“挑战”、“承担”和“紧张”以及原本是形容词的“敏感”在这里都用作了名词。在现代汉语中，谓词向体词的漂移十分不易，一旦发生，往往是受外语的影响。例如从“更具挑战”中可以见到英语 to present a greater challenge 或 to be more challenging 这类用法的痕迹；“有承担”似是 to have a commitment 一语的直译；而“(令)紧张升级”则很可能译自 Tension is mounting (或 rising, escalating) 等等。

(三)

香港书面汉语中不但各大词类间有明显的转类，而且词类内部各小类之间的转用现象也很突出。

1. 非谓形容词用作一般形容词

汉语形容词按其语法特征和功能可分为一般形容词、非谓形容词和唯谓形容词。

唯谓形容词只能作谓语，不能作定语。这类形容词数量不多，如：“昏沉”、“准时”、“盎然”、“迟”等等。非谓形容词不能充任谓语。除此两类之外，其余绝大多数都属一般形容词。非谓形容词的句法特征为：a. 都可以直接修饰名词；b. 绝大多数可以加“的”修饰名词；c. 大多数可以加“的”用在“是”字后面；d. 不能充当一般性的主语和宾语；e. 不能作谓语；f. 不能在前边加“不”和“很”(吕叔湘、饶长溶 1981:81)。后三个特征可以用来区分非谓形容词与一般形容词(以及动词和名词)：非谓形容词不能直接充任谓语，而一般形容词可以；非谓形容词多不能受“很”等程度副词修饰，而受程度副词修饰正是一般形容词的典型特征。但在下列句子里，非谓形容词却直接充任谓语，或受程度副词修饰：

(34) 你会以为这个社会并不是很负面，他们不是常常叫人捐钱做善事吗？

(M/E3/1309/98)

(35) 该公司的报告十分专业。

(M/B7/22/09/98)

(36) 我一向冷血。(X/D8/24/10/98)

(37) 汪辜会谈是非常建设性的进展。

(M/A15/29/09/98)

(38) 活动包括最学术性的研讨会及讲座。

(M/C7/17/09/98)

(39) (她) 不忘向异常大批的在场记者及摄影师开玩笑。

(X/B16/18/09/98)

这些非谓形容词的变异用法完全可以归咎于英语形容词的影响。英语形容词按下述四个标准分为“中心形容词”(central adjectives)和“边缘形容词”(peripheral adjectives)两大类: a. 能否前置修饰名词; b. 能否与 be 连用充任谓语; c. 能否被 very 修饰; 以及 d. 有否比较级和最高级形式。而边缘形容词可进一步被分为“唯定(attributive only)形容词”(只能充任定语)和“唯谓(predicative only)形容词”(只能充任谓语)这两小类(Quirk *et al.* 1985:403-404, 428-433)。汉语的非谓形容词具有很高的增殖性, 不仅大量存在, 而且不断产生, 实际上大多是从其他语言(主要是英语)借入的。上述各例中的“负面”、“专业”、“冷血”、“建设性”、“学术性”等就是译自英语形容词。问题在于相关的英语形容词如 positive, negative, professional, constructive, academic, cold-blooded 等都属于“中心形容词”, 不仅可以作定语, 可以与 be 连用作谓语, 而且还可以受 very 修饰, 可以说 very positive (negative, professional, constructive, academic)。比如“冷血”在汉语中只能用于“冷血动物”(也许还有“冷血杀手”)之类的复合名词中, 不可单独使用, 是典型的非谓形容词; 而在英语中 cold-blooded 既可与 be 连用作谓语 (Snakes are cold-blooded.), 又可作定语(He's a cold-blooded murderer.), 而且还可以被 very, completely 这些程度副词修饰, 句法特征与汉语的“冷血”大相径庭。

在上述各例中, 非谓形容词用作了一般形容词, 不仅受“很”、“十分”、“非常”、“最”、“异常”这些程度副词修饰, 而且在例(35)和(36)中直接充任谓语。这显然是受了英语用法的影响。

2. 不及物动词用作及物动词

在香港书面汉语词汇的句法变异中, 以“-化”类动词的转化最引人注目, 这里是几个典型的例子:

(40) 北爱尔兰和平协议今年四月才签署, 而诺贝尔和平奖早于二月一日便截止提名, 复杂化了本届竞逐的情况。(M/B20/16/10/98)

(41) 一些外雇佣主以极为歧视的措辞指责外籍佣工……从而合理化减外佣薪酬行为。

(M/D5/20/10/98)

(42) 这么一来更合理化了所有减薪恶行。

(M/D5/20/10/98)

汉语的规范用法是“单音节形容词+化”组成及物动词, “双音节形容词+化”组成不及物动词(吕叔湘1984:239-240), 所以“绿化”、“简化”、“净化”及“美化”是及物动词, 而“简单化”、“具体化”、“庸俗化”和“绝对化”是不及物动词。据此推理, “现代化”、“合理化”和“复杂化”应该用作不及物动词。可是, 按照香港的“语码混用”(code-mixing)习惯, “去 modernize X”(X指某具体事物)这样的说法是正常的(Li 1996:108), 因为英语的 to modernize, to justify, to complicate 均是典型的及物动词, 后面一定要带宾语。一旦把 to modernize, to justify, to complicate 翻译为“现代化”、“合理化”、“复杂化”, 又顺理成章地把英语的“动+宾”用法移植过来, 原来的不及物动词也就成了及物动词。

“语码混用”还造成了另一种不及物动词向及物动词的漂移。香港的口语和书面语中常有“去 contact X”、“去 join X”、“去 serve X”之类的汉英语夹用句式(Li 1996:108), 成为习惯以后, “语码混用”的

用法就会影响到相应汉语动词的句法特性。

下面是几组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的用例：

(43) 凶徒动机是挑战司法界。

(D/A15/26/09/98)

(44) “马家军”将缺席曼谷亚运会。

(X/A11/04/10/98)

(45) 评论员质疑他究竟有没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去一读再读。(D/A19/20/09/98)

(46) 她否认偏私个人著作。

(M/A11/17/09/98)

(47) 本港居民的平均寿命可媲美其他发展中国家。(X/A9/17/09/98)

(48) 规定华人不得担任公职及服务军旅。

(X/B15/16/10/98)

王力先生早就指出过，“动员”、“登陆”之类的动-宾结构原来是不及物动词，之所以有及物用法，是受英语动词 to mobilize, to land 或 disembark 的影响(王力1985a:380)。这些词在英语中要么是及物动词，后面可以直接带宾语；要么是所谓的合成动词，与固定的介词搭配，形成一体，然后再带宾语。汉语的动-宾结构作及物动词用，后面带宾语的现象，在古汉语(如《史记》)曾出现过，但后来不易见到，通常称为“古汉语之罕见语法现象”。邢公畹(1997:21-23)曾经指出，除少数有特定意义的以外，汉语的动宾式动词一般不能再带宾语。范晓(1991:33-34)则将“挑战”、“服务”、“质疑”等明确划为不及物动词中的“单向动词”，充当谓语句中必须出现两个强制性成分，即动作的施事(动作者)和与事(动作的对象)。在主事主语句中，与事名词短语必须作为介词短语的一部分，置于动词前作状语，形成“施事主语 + (介词 + 与事) + 动词”这样的句式，如“我们为他人服务”，“他向我挑战”等。

(49) 菲航职员没有主动接触我。

(X/A4/18/09/98)

(50) 父亲会从北京飞往广州会合他们。

(X/A28/09/10/98)

(51) 记者可继续联络两人。

(M/A6/14/10/98)

“会合”、“接触”、“联络”是互向动词，这些动词作谓语时，在句中也必须出现两个成分：施事和共事。表示共事的名词成分通常跟介词构成介词短语，置于动词前作状语，如“与他会合”，“同他接触”之类。而上面几例中互向动词的用法是一种变异，显然受 to contact, to meet 等英语动词的及物用法影响。

(52) (议员)公开抨击戴卓尔夫人此举等同不尊重司法。(X/A6/23/10/98)

(53) 犯案手法雷同“廉政先锋”。

(X/A8/17/09/98)

(54) 表示愿意斡旋危机。(M/A20/17/09/98)

(55) 亚视艺员消失宣传舞台。

(X/A32/18/09/98)

例(52)和(53)中的“等同”、“雷同”要在后面加介词“于”才能带宾语。例(55)中的“消失”是“准无宾动词”(范晓1991:34)，只有在所谓的存现句里才可以带宾语，如“舞台上从此消失了她的身影”之类。在主事主语句中，这种动词只能用作不及物动词，不能带宾语，所以上述及物用法尚属变异。

3. 其他动词

3.1 动作动词兼作心理动词

在现代汉语中，“享受”是个典型的动作动词，可以用“不”和“没”来否定，可以带动量或时量补语，并且不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享受到亲友的照顾”，“享受一下春天的阳光”，但不能在前面加程度副词状语。例(58)是在香港报刊上常可见到的“语码混用”句子，作者还特地在英语单词后加了个汉语注释。汉语“享受”一词受英语 enjoy 用法的影响，在句法特征方面发生了变化，这句可算得上明确证据了。英语中的 enjoy 有两个词义，用法也不同。其一为“享受……的乐趣，喜爱，欣

赏”，与 like 的意义和用法相似，表示心理状态，不能用于进行式，可受 very much, a lot, a great deal, more 等程度状语修饰，如 He enjoyed the film (very much). / He enjoys his work more than before.; 其二为“享有，享用”，可用于进行式，但不能受程度状语修饰，如 He has always enjoyed good health. / They were enjoying the dinner at that moment. 请看“享受”在下面几句中的用法：

(56) (彭定康表示) 很享受这次的签名会。
(M/A7/30/10/98)

(57) 我好享受现在做散工，平时少吃些，我也不介意。
(M/D3/20/10/98)

(58) (看到对自己嬉笑怒骂的漫画或文章，) 他说他其实相当 enjoy (享受)。
(M/A5/31/10/98)

从上述几例可以看出，在规范汉语中仅用作动作动词的“享受”，在英语动词 enjoy 的影响下，带上了心理状态动词的特征，因而可受“很”、“好”(=多么)、“相当”这些程度副词的修饰。“享受”的这种用法在香港的书面和口头汉语中都很常见，显示该动词的词义有了扩大，句法功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3.2 单宾动词用作兼宾动词

汉语及物动词可分为单宾动词(即带一个宾语即可构成主事主语句)、双宾动词(构成主事主语句时要带两个宾语，即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和兼宾动词(用于构成“兼语式”的主事主语句)这三类，而下述用例中动词的句法功能则发生了变异：

(59) 资方形容工会的要求不现实，难以接受。
(D/A17/24/09/98)

(60) (德国现任总理表示) 希望加速政府搬迁到柏林。
(M/A20/30/09/98)

“形容”和“加速”均为单宾式及物动词，并非兼宾动词。汉语中用于兼语式的动词一般有三类：表示使令意义的动词(“请”，“强迫”)；表示称谓或认定意义的

动词(“认为”、“推选”)；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喜欢”、“赞扬”)；以及动词“有”、“是”。“形容”和“加速”不属于此类动词。例(59)“形容”一词的用法显然源自英语 to describe ... as, 原本是单宾动词的“形容”因照搬英语句式而成了兼宾动词。

(四)

香港是一个多语并存的社会。由于长期而稳定的英语影响，香港书面汉语发生了很显著的变化，除了“语码混用”现象外，还借用了不少英语词汇，改变了某些句法结构。变异现象之一是词汇的转类，如形容词或名词作动词，名词或动词作形容词等。词类内部的小类之间也发生了转类，如不及物动词用作及物动词，非谓形容词用作一般形容词等。变异的原因是多重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和语言的因素都有。从语言内部来说，英语语序对汉语语序的影响和干扰应该说是一个重要原因，而翻译则是造成这种变异的主要途径。由于照搬或移植英语语序，再加上翻译过程中照字面直译的做法，香港书面汉语中部分词汇出现了与规范用法不尽相合的句法特征。当然，双语或多语社区的语言不断交叉影响，变化发展是永恒的。现在被看作变异的语法现象，也许经过若干年后会成为规范，这是语言本身的性质和内部发展规律所决定的。研究英语对香港书面汉语句法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对汉语规范化有实际意义，而且对社会语言学的发展有重要理论意义。

(本文根据香港理工大学科研项目 YB15 的结果写成，作者谨在此对香港理工大学的慷慨支持表示感谢。)

参 考 文 献

范晓. “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区分及其再分类”. 《中国语言学报》，1991，(4).
-----《汉语的句子类型》. 书海出版社，1998.

- 胡明扬. “现代汉语词类问题考察”. 《中国语文》, 1995, (5).
- 《词类问题考察》.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6.
- 李泉. “‘形+宾’现象考察”. 胡明扬编《词类问题考察》.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6, 168-189.
- 李宇明. “非谓形容词的词类地位”. 《中国语文》, 1996, (1).
- 刘月华等.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3.
- 吕叔湘. “扎扎实实做好语法研究”. 载《语法研究和探索》(一).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 . 《现代汉语八百词》.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 吕叔湘、饶长溶. “非谓形容词”. 《中国语文》, 1981, (1).
- 吕叔湘、朱德熙. 《语法修辞讲话》.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1.
- 苏金智. “英语对香港语言使用的影响”. 《中国语文》, 1997, (3).
- 孙德金. “现代汉语名词做状语的考察”.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5, (4).
- 王力. 《汉语史稿》.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中国语法理论》. 《王力文集》(第一卷).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4 a.
- 《中国现代语法》. 《王力文集》(第二卷).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4 b.
- 邢公畹. “一种似乎要流行开来的可疑句式”. 《语文建设》, 1997, (4).
- 张伯江. “词类活用的功能解释”. 《中国语文》, 1994, (5).
- 朱德熙. 《语法讲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Clyne, M. 1991. *Community Languages: The Australian Exper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ffmann, Charlotte. 1991. *Introduction to Bilingualism*. New York: Longman.
- Li, David C. S. 1996. *Issues in Bilingualism and Biculturalism*. New York: Peter Lang.
- Odlin, Terence. 1989. *Language Transf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Quirk, R., et al. 1985.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Essex: Longman.
- Richards, Jack C., Platt, John & Heidi Platt. 1996. *A Dictionary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Essex: Longman.
- Romaine, Suzanne. 1995. *Bilingualism*. Oxford: Blackwell Basil.

联系地址: 香港理工大学双语系
收稿日期: 1999-01

书讯 《面向21世纪外语教学论——进路与出路》

范谊 芮渝萍 著 重庆出版社 1998年出版 25万字 定价 20元

本书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着力阐释外语学习的心理机制, 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外语教学理论和实践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全书分为教学理论篇、课堂教学篇和热点问题篇。

需要购买者请按以下地址联系: 浙江 宁波大学 外语学院 刘萍 收 邮编 315211